

張資平著

一 明珠

張資平

張資平

我和妻結了婚七年，才得到一個剛滿兩歲的女兒。假如我不是個窮光蛋，而是個財政廳長或某某銀行行長括了一二百萬的公款存貯在帝國主義銀行裏時，這個可憐的小女兒也配稱是我倆間的『掌上明珠』了。

『噫！因為手中少了兩個錢，明珠也要變爲黑炭了。我的女兒喲！我的女兒喲！冤枉你生在世上，四個月了，你的父母還沒

有替你取一個名字，從今後我們

炭吧。」

今年的天氣特別熱，寒暑表在初伏前後天天昇高到九十四五度。我這小家庭一家三口，擠住在一個西晒的長約半丈幅約三尺的亭子間裏。窮苦到『頑皮』了的我們到不覺得什麼，只有皮膚嫩嫩的『黑炭』受不了這樣的酷暑，不單滿頭長了疽癰，連小臂上和背上也生了幾個疽瘡了。

和我一樣不長進的妻每天歎氣，她口口聲聲只說小女兒命運乖，可憐。我聽見真沒有好氣，忍耐不住時，自然要回駁她幾句。

『可憐，可憐！你們無論如何可憐，也可憐不過我！我生下來才七十天就沒有了母親，還不是和一般人一樣長大起來了。你還是少發點牢騷，多做點生活吧。』

『我那一時那一刻不在做生活！你這沒良心的，也不去買一盒爽

身粉給小女兒搽搽痘癰，看着她這樣受罪一點不難過，像是個做父親的麼？沒有錢到西藥房去買爽身粉，就花幾個銅板到中國藥材店去買包六一散回來也可以代用代用。」

妻一面替小女兒洗頭，一面繼續發她的『不識時務』的牢騷。

妻在昨夜裏就對自己說，她昨天下午曾到一個做過某軍閥的代表家裏去拜候那位大代表的太太。他們的小兒子也生了痘瘡，那位太太告訴她，大馬路三家大公司裏都有得賣的每盒兩塊錢的香薇露的爽身粉，對於小孩子們的痘癰是十分有效驗的。妻回來後就把這話告訴了自己，要自己設法去買一盒回來，她還附加說，什麼都可以節省，只有小女兒的藥費節約不得。我們的最重要的使命就是養大這個可憐的小女兒。淺薄的她以為這些話定可以打動丈夫的心，得丈夫的同情，她竟沒有料到我會嗤之以鼻。

我並不是不愛我的小女兒，不過想到比我的女兒可憐的兒童多着呢，他們都是滿頭滿身的疽癰，但他們只當這是必然的難免的運命。

使我斥駁妻的別一個理由是，我由朋友家裏出來，在途中看見兩個日本巡捕在毒打一個中國車夫。自己正在輕蔑自己，憤恨自己，沒有勇氣過去幫那個車夫以一臂之力。正在煩惱中，妻不知機地還向自己說了這些婆婆媽媽的話出來，所以自己覺得十分討厭不能不加以斥駁。

『人不利己，不虛偽，便受天誅地滅，』這是一個友人新創的格言，我也難逃此例。我提出大多數比『黑炭』更可憐的兒童來搪塞妻的口，不過是一種方便手段。其實我何常有真心想爲窮苦民衆圖解放，不過向老婆出出風頭吧了。我又何常不想替小女兒買一盒爽身粉或一包六一散，但無奈囊空如洗，如果發出悲音來對妻說實在身上沒有

一個銅仙了，那末，妻就更得了勢，又要罵自己不長進了。

幸得夜深了，有點涼風吹進房裏來，消滅了我的憤熱。我終於讓妻發了一陣牢騷，自己只掩住耳朵，爬進床的一隅伏下去睡了。

二

決意去向一個堪稱知己的朋友B借點錢來買一盒爽身粉給小女兒，我走出弄堂口，站在烈日之下了。馬路上的Asphalt像醬油般的在沙土中流動，一陣陣的像由Sahara沙漠送來的熱氣向我臉上衝來。我登時感到一陣暈眩。把這條馬路來和我住的亭子間相比較，馬路是沙漠而我的亭子間是座水晶宮了。我比那些赤足的勞工們也闊得多，因為我有一雙半舊將破的皮鞋，看着他們赤着腳，在像燃燒着般的馬路上

一跳一跳地走過去，我又還敢發什麼不平不滿的牢騷麼？

我真是個不中用的人，精神和體力雙方都是這樣萎靡不振。到B的住家祇有四站車的路程，平時我很少乘電車的，今天給烈日一晒，就不願意走路，自己想，這七八個銅子是不能再省的了。

走到電車停留處，等了一會，有一輛電車來了。與頭等爲鄰的特別三等到底乾淨些，價錢也和後面的三等大車箱相同。我起了貪心，想從運轉台那邊走去坐特別三等，但在頭等車窗邊走過去時，看見有一個我最怕見的朋友坐在裏頭。我想，坐在特別三等車箱裏和他祇隔一重玻璃門，望得見那個討厭鬼，精神上是十分不自在的。於是我又忙趕回後面的拖箱裏來。

去年初到上海來時，沒有職業，文章也寫不成，生活很困難，曾向那個朋友借過三十塊大洋，至今尚未還他。他姓王名至道，原來

並不是怎樣可討厭的人，因為借過他的錢，無力償還，就覺得他討厭了。

王至道是一個退職師長的舅子，從前在他的姊丈師部軍需處收支系辦過事。某次政變，他捲了數十萬他的姊丈視為無足輕重的鈔票，以賤價售給帝國主義銀行，所以無半點學識，無半技之長之他也居然能夠在尺土寸金的上海作富翁了。

我走進後面的三等拖箱裏坐下來後，像脫離了虎口般的才安心下來。因為我間接地聽得一個朋友說，因為我借了他的款半年不還，他大罵我無良心，並且揚言碰着我時定以他的當過武裝同志的資格來毆我。我深曉得他的脾氣，他對人好的時候，好到替人揩屁股不洗手，一旦感情變化便像結下了幾世的深讎。所以我時常提防他，因為我相信他如碰見我是有下手毆我的可能的。

我在朋友們間的信用本來稀薄，在社交界的我的名聲之壞也達到了相當的程度。大多數的友人也在擯斥我，不睬我。但尚未受過人家的毆打，這點算可以自豪的。

今天碰着揚言要搥我的王至道，當然要躲一躲了。如果在電車裏或馬路上真的給他用手杖毆了幾下，再給巡捕拉到巡捕房裏去了時，那我的聲名豈不是越發不可收拾麼。

總之不該借了他的錢，許久不還他！但我又翻想一想，他的錢又從何而來的呢？於是我又不禁羨慕起王至道的生活來。大反領，瀟灑的西裝，巴拿瑪草帽，十多塊錢一枝的手杖。家裏有美貌年輕的妻子，每天晚上還要到跳舞場去抱着舞女享樂。聽說他每天在跳舞場花的錢不下二三十元，未免太奢侈了。那末借給我的三十塊錢，又何必這樣斤斤計較呢？他說要搥我，那一定是謠傳了。他的性質滿豪爽決不

會因區區三十元便提起手杖來毆我吧。

電車停在一家大酒樓前，從那邊送過幾陣酒菜之香來，我連忙咽吞了幾口涎沫。

我繼續想，王至道一定看見了我的，他不過假裝沒有看見吧了。他所以不和我招呼，定是怕我再向他借款。至從前的三十元，他早不討論了吧。說要打我的話，當然靠不住了。我想到這裏，精神安靜了些，也覺得有一陣陣的涼風由車外吹進來。

電車走到我該下車的車站停住了。我忙下了車，指向B的住家那條橫街裏走去。

走到B住家的後門，敲了一會門，他家的娘姨走出來說，她的主人一早出去了，還沒有回來。我就疑心是預囑了他的用人來回絕我的。B都不睬我了，世界上還有理會我的人麼？後來自己又想今天到底

爲什麼事出來訪B的呢，還不是想向他借點錢！前前後後向他三角五角的借，總計起來怕欠他四五元了。今天又來向他借錢，縱令自己說得出口，他也一定討厭自己了吧。

『你何以這樣不長進！何以這樣卑鄙！你甘做錢的奴隸，所以會受錢的壓迫！你這裏騙錢，那裏騙錢到後來竟墮落到這個樣子！那個朋友不看賤你呢？你該打你自己的嘴巴！你該咒咀你自己！』

我在叭叭地發出音响來自責。在我身傍走過去的人當我是個瘋子，都注視我一會後才走過去。

我漫無目的在馬路上儘走。不知不覺走到三大公司前頭來了。我想裏面陳列的盡是我平日夢想不到的華麗昂貴的物品，雖然無錢買，但進去看看也未常不可以消解我目前的無聊。

『天氣太熱了，店員們說不定都在打瞌睡，看見有機會，就扒點

值錢的東西出來變賣，解救解救目前的困厄吧！

我又發出這樣墮落的念頭來了。

爲又指出當時環境的複雜性。

（清）黃宗憲《明倫彙編》

三

由S公司出來，才想起有一位在一星期前才認識的同鄉就住在隔壁S旅館的四樓二十四號室。我想，去看看他也好，機會好時，或者可以在那兒碰着貴人，覓得一職半業；作算沒有機會也就在那兒揩揩油，洗一個痛快的澡，喝幾杯清香的上等龍井茶也未常不舒服。

的確呂君（那位同鄉姓呂）是在上海灘上站過二三十年的，三教九流無所不會，上自黨國要人下至販夫走卒，他都結交得不少。每天

下午從三點起有不少的名流到S旅館去拜訪他，也有不好的失業游民去託他尋覓職業。我早聞過他的大名，不過相見恨晚，在前星期由一位友人姓趙的介紹才認識他。當然，我希望和他認識完全是想求他介紹個一職半業，這是不偽的告白。

呂君是長年在S旅館開房間以招待同鄉及朋友們的。他開的房間在四樓上，高爽固不必說了，並且面南，終日清風拂拂，分外涼快，這也是使我傾倒的一個重要原因。我每天都想去頑頑，不過有兩種理由使我不敢頻繁地去，第一怕多去惹呂君討厭，第二把妻兒丟在熱如熔爐的家裏，自己一個出來享樂心裏未免過不去。

今天出來原是想向B借款的，目的未達，心頭已經悶悶不堪了。想到要再在烈日下步行回去，在狹窄的亭子間中和妻苦臉相對，是何等痛苦的事啊。於是我決意到呂君那裏去坐坐了，並且想到或者能像